

前言



清祖世系二十代思齊公
明開臺王像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八十二世 顏嘉德

近幾年來，兩岸對開台王思齊公的紀念活動，已經取得可喜的進展，越來越多的人明白「血濃於水」的道理，認知到海峽兩岸同祖同源，對宗親同心協力弘揚祖德的重要性，這不但是人人應負的使命，更是增強宗親自信所必需，但基於這一點，寫了以介紹思齊公開拓臺灣及逝世後繼續發展，直到臺灣正名的專述。

翻開這本專述，雖然有許多疏漏，但是仍然可以從中窺見思齊公拓墾臺灣的概貌。可以追尋大陸移民開發臺灣的足跡。也可以從禮儀、風俗、宗教信仰各方面，了解臺灣成長的腳步。這一些敘述，都是以思齊公為經，以笨港為緯，以開發臺灣及其逝世後的延續為內容，以西元年代串聯成一個整體，每篇論述都有一個重點，希望能以這本專述，為宗親們提供對思齊公多一點認知。當然，宥於學識及能力有限，所輯的內容還遠不能包括思齊公活動的全部，不足之處在所難免。在此真誠的期盼給予不吝指教，以為修正依據。謝謝！

1. 開臺王顏思齊

顏思齊（公元 1589 —1625 年），字振泉。福建漳州府海澄（今廈門海滄青礁）人。工縫紉，身體魁梧，性情豪爽有義氣，精通武術，喜打抱不平。明末政治腐敗，當地土豪橫行，他不堪勢家凌辱，憤而殺死其仗勢欺人的惡奴，逃往日本肥前平戶避難。初依縫紉為業，後從事中日間的海上貿易，幾年後家財漸多，成為當地富戶。顏思齊樂於助人，對當地土著及中國僑民多方聯絡，結交豪爽義士，仗義疏財，為人所敬重與信賴。日本德川幕府任命他為“甲螺”（即漢人頭目），令其管理漢人。

當時有許多華人船隻到日本長崎等地貿易，其中華人船主楊天生與顏思齊是同鄉，兩人友善。在聚會時，經常談起日本國文恬武嬉，政治腐敗，幕府專橫，遂有密謀推翻德川幕府之意。於是，顏、楊二人多方聯絡志士豪傑，與旅日華人李德、洪陞、陳衷紀、鄭芝龍等二十八人結為異性兄弟，約定明熹宗天啓元年（公元 1621 年）中秋上午起事。

不久，起義之事因盟員李英醉後失言，走漏風聲，德川幕府派人捕殺，他們不得已駕駛 13 艘大船，倉皇逃到海上聚會商議時，陳衷紀說：“吾聞臺灣為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可霸。”顏思齊採納了他的意見，決定進軍臺灣。他們航行了八個晝夜，於八月二十三日抵連臺灣中部偏南的港口，叫笨港即今嘉義新港）。上岸後，即選擇有房子，定居下來。又在當地西北水漆林地上建立“井”字形街市，分作九區，在中區建大高台，為開台王府。

隨著對臺灣的開發，常與土著人發生磨擦，顏思齊乘機對當地土著居民進行鎮撫，收編為自己的部下，其開發治理臺灣的統治地位日益穩定。消息傳到大陸沿海失業貧民紛紛前往歸附，僅漳州、泉州等地的民眾就有三千多人。同時，

108 他派楊天生帶十艘大船，數次前往大陸漳、泉兩地招募貧民達三千多戶入台墾殖。為加快臺灣的開發治理，顏思齊將結義兄弟分作數組，率部收伏了各地土著人，在島上進行耕作和狩獵，教習土著居民熟習大陸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漁獵知識，促進了臺灣生產力的發展。

明天啓五年（公元 1625 年）九月，顏思齊和部下到諸羅山一帶打獵。他心情歡愉，開懷暢飲，以致酩酊大醉。初患感冒，後轉傷寒，接連數日，病情越來越重。顏思齊自知自己難以治癒，臨終前急招鄭芝龍等人到床前，含淚說：“不佞與公等共事二載，本期建功立業，揚名於中國。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含淚而終，年 36 歲。部下將其葬於諸羅東南的三界埔山上。

顏思齊逝世後，臺灣人民為了紀念顏思齊的開拓功績，在新港媽祖廟前興建二座五層樓高的建築，名思齊閣，與懷笨樓，又在他登陸的笨港原地建立「顏思齊先生開拓臺灣登陸紀念碑」以為紀念。

—摘自《青礁顏氏族譜》



2. 思齊公渡台拓偉業

109

細覓荒草古塚處·發現歷代先賢經略遺澤

一部臺灣開發史·誠早期大陸移民血汗圖

荒草蔓蔓，山崗淒淒，無數個春去秋來，訴不盡的人事滄桑，而顏思齊的墓，始終被人們遺忘在嘉義三界埔的尖山山頂上。

顏思齊，是頭一個帶領大隊人馬在臺灣「落籍」開墾的漢人。在他之前，雖然一兩千年間一直有大陸沿海的居民，不斷往返於臺海道上，但他們只是在臺灣「落腳」，而不是像顏思齊所率領的那一夥人一樣，從一開始打算在臺灣「落籍」以辛勤的墾殖，把自己的根深埋在這片新天地的泥土裏。

由於這個緣故，真正熟悉臺灣開發都一致認為臺灣最早的「開山祖」，是這位名氣不夠響亮的顏思齊，而不是家喻戶曉的國姓爺鄭成功。

這位在臺灣建立聚落，開墾土地的開山祖，便長眠在尖山山頂的一個荒塚中，這個古墓，到今天為止，算起來已經有整整三百五十四年的歷史，回顧臺灣全島向這樣有歷史意義的古蹟，還真找不到幾個。



只是，不知道已經有多久了，這座古墓，似乎一直很少有人去理會它，當然更不會有太多的人知道它，偶而，有人想要前往憑吊一番，辛辛苦苦地跑到尖山的山頂之後，想要繼續再往上爬，前面就連一條可循的荒徑都找不到，遙望半公里外的雜草叢生深處，不鼓起勇氣撥草前進，便到不了目的地。



迎著肅殺的山風，面對那塊沒有刻字，但見一道裂痕的黝黑石碑，再轉身細讀右邊三十年前嘉義市政府所立的「顏思齊墓」碑文，但覺這位頭一個把炎黃苗裔帶到此地來紮根的先民，身後好不淒涼，好不孤寂。再想起臺灣民間崇拜延平郡王鄭成功的歷久不衰的盛況，更令人不由感慨萬千。

墓碑上找不到一個字，當然是由於經年累月的風化所致不過，當地還流傳著一項古老的傳說，說是石碑上根本一開始就沒有刻過字，因為，顏思齊自知一生得罪的人不少，害怕死後被仇家鞭屍，所以臨終之際特別囑咐他的兄弟們，不要在他的墓上刻字。這個傳說，在嘉義地方上世代相傳了許久，跟大陸各地傳奇人物的故事，實在大有異曲同工之處。

石碑上的那一道裂痕，也有一個相傳已久的故事。據說，是當年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後，特別前往尖山拜墓，許願於地方安靖後為顏思齊重修墓園，唯恐將來弄錯，而拔出腰間的寶劍往碑上一揮，所留下來的劍痕。這個故事，現在當然也只能姑妄聽之了。

我國民間有關歷史人物的傳說，雖然每每與事實會有若干的出入，但總不會是完全沒有來由的。鄭成功在顏思齊墓碑揮劍留痕的傳說，便是很典型的一例。

根據臺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林衡道先生的考證，鄭成功來臺之後，沒有經過多久便去世了，足跡根本未及臺灣的中、北部，所以目前許多有關他的民間傳說，像臺北劍潭、鶯歌石等，真實性都待考證。那麼，臺灣的先民，為什麼把鄭成功跟顏思齊扯連在一起，流傳下這麼一個言之鑿鑿的古老傳說！

這就是顏思齊的歷史意義所在了——鄭成功在大局甫定之際，就忙著參拜顏思齊的墓，正是中國人「飲水思源」傳統美德的表現。

「飲水思源」鄭成功跟顏思齊，一位是大義凜然的民族英雄，一位是亡命海外的草莽人物，他們之間會有什麼深厚的淵源？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先得瞭解顏思齊的生平。關於顏思齊，嘉義市政府有這樣一段文獻——

「顏思齊，字振泉，福建海澄人。雄健、精武。遭宦家之辱，憤殺其僕，逃日本為縫工，數年家漸富，仗義疏財，眾信倚之。民前二八五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明天啓元年）夏，華僑多至長崎貿易，有船主楊天生，亦福建晉江人，桀黠多智，與思齊友善。



當是時，德川幕府秉政，文恬武嬉，思齊謀起事，天生助之，游說李德、洪陞、陳衷紀、鄭芝龍等二十有八人，皆豪士也，六月望日，會於思齊所，禱告皇天后土，以次為兄弟，芝龍最小，年十八，才略過人，思齊重之。

謀起事，事洩，幕吏將捕，各駕船逃，及出海，皇皇無所之，衷紀進曰：『吾聞臺灣為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可霸，今當先取其地，然後侵略四方，則余之業可成也』。從之，航行八日夜，至臺灣，入北港。築寨以居，鎮撫土番，分訊所部耕獵，擬以臺灣為根據地，謀再舉。漳泉無業之民，亦先後至，凡三千餘人。

天啓五年秋九月，思齊率健兒入諸羅山打獵，歡欣大醉，傷寒病，數日篤。召芝龍諸人而告曰：『不佞與公等共事五載，本期建立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言罷而泣，眾亦泣。

思齊死，葬於賭羅東南三界埔之尖山，其墓存。光復後，前嘉義市長宓汝卓在任中，曾遣人探之，省文獻會經指定為古蹟之一。雲林北港鎮，亦立顏思齊上陵碑以資留念。

此外，查今三十年前，當時嘉義市長宓汝卓在顏思齊墓旁所立的石碑，還有如下的文字：

「…眾推芝龍為首，而葬思齊於諸羅山三界埔之尖山，即立石處也。芝龍即領思齊眾，違思齊遺志，假思齊名縱橫海上為盜，旋又受明撫，率眾返國，於是荷人乃得併有全島矣。及延平蒞臺向荷人索回先人故土，此故土因思齊所手拓也，然則三百多年來，漢人在臺灣之基業者，是思齊耶?!

季麒光蓉州文稿，稱思齊據北港始稱臺灣，是臺灣之今名，因思齊有經略臺灣與日本之理想。初步籌劃，惜天不假年，而延平則完成其經略臺灣之遺志者也。然則思齊非海盜，實一熱心慷慨冒險進取之士。數百年來史籍所載均指思齊為海盜，誣思齊實甚，用立石於其墓，略志思齊之生平，以正今後之視聽…。」

鄭成功的父親，是明末曾經縱橫於臺灣海峽的海盜鄭芝龍，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根據上面的兩項文獻，更可以知道鄭芝龍曾經是顏思齊的拜把兄弟，是三百九十年（公元一六二一年）前跟隨顏思齊來臺開墾的眾家兄弟；顏思齊死後，並且繼承了「大哥」的位置，成為第一批落籍臺灣大陸移民的領導者，只是其後不務正業還是寧可幹那海盜勾當，才會被荷蘭人佔據了整個臺灣。

鄭成功的率軍來臺灣驅逐荷蘭人，是公元一六六一年的事，距離顏思齊的開發臺灣，整整四十個年頭。當時，要不是他在臺灣移民何斌的游說下，以「索回先人故土」這個順理成章的理由，鄭成功便很可能會考慮到「師出無名」而不肯發兵，結果，此後臺灣的歷史必定會改寫。

沒有顏思齊，在距今三百九十年以前開拓臺灣，臺灣就不會成為「鄭氏故土」不是鄭氏故土，延平郡王鄭成功便不會在臺灣高舉反清復明的義旗，使臺灣自此獲得長足開發。顏思齊與鄭成功的淵源之深厚，與他在臺灣開發史上的地位之重要，由此顯而易見。

長時以來，臺灣「延平郡王祠」及「國姓廟」，始終香火鼎盛，充分顯示民間對鄭成功的崇敬。然而，只知有鄭而不知有顏，大家卻一直把顏思齊的開發首功拋在腦後，把這位臺灣開基祖的墓冷落在少有人跡的尖山之上，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感慨系之！

除了三十年前的嘉義市宓汝卓等少數人士，這些年來對顏思齊始終表示了應有的敬意的，恐怕只有臺灣的顏氏宗親。據尖山頂的果農告訴記者，每年至少有一次，顏思齊的「子孫」，都會準備祭品前來拜祭一番。由於墓園荒蕪，四周的野草長可及膝，他們還每次都幫忙劈草開路，成全顏氏子孫的孝心。



其實根據現有的考證資料，顏思齊根本沒有後裔在臺灣，每年前來祭墓的，很可能就跟顏思齊「五百年前一家」的臺灣顏氏宗親。這件事，無疑是中華民族慎終追遠優良傳統的最具體表現。

一部臺灣的開發史，是由無數大陸移民的血汗交織而成的。在全國高唱復興民族文化的今天，對於開拓臺灣的第一位先鋒顏思齊，我們怎可漫不經心地把他擺在一旁不理？！為紀念顏思齊，目前最應該做的一件事，毫無疑問便是把他的墓園好好的整頓一番，至少，也應該盡速開闢出一條可以供人行走的道路來，使豐享先民遺澤的我們，都能夠隨時前往憑弔這個具有深長意義的古蹟。

上文見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台灣復聖顏子二千四百九十八週年誕辰紀念集。

3. 從兩篇新聞說起

115

首先感謝中華日報記者黃伯偉先生，他在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六日發表了一篇有如「姑蘇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鐘聲，驚醒了沉睡中思齊公的同宗後代。

四月七日住台北板橋的顏永蘭（廣東連平人）；寄一份剪報給我，「顏思齊墓園鬧真假無人祭拜」為標題，並附有子題：「拓台先驅三級古蹟清明未見後代子孫掃墓儼然無主孤墳，令人不勝唏噓」。看完標題就端坐捧讀剪報內容，黃襄生是這樣寫的：

『思齊墓園鬧真假，無人祭拜』

拓台先驅列三級古蹟，

清明未見後代子孫掃墓若無主孤墳，令人不勝唏噓

【報載】被列為三級古蹟座落於水上鄉的拓台先驅顏思齊墓園，因引發「雙包案」真假爭議，昨日清明節墓園卻未見顏氏後代子孫前往掃墓，沒有清香、鮮花或冥紙，儼如一座無主孤墳，令人不勝唏噓。

根據省文獻會資料記載，由省府核定公佈的嘉義縣拓台先驅顏思齊墓園，被列為三級古蹟，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嘉義縣政府依歷史記載立古蹟碑供人憑弔、紀念。

顏氏墓園由於墓碑年代已久，加上風吹、日曬、雨淋，墓碑上無字供考據，而鬧出「雙包案」真假爭議；水上鄉歷任鄉長有鑑於顏思齊墓園視野遼闊，西眺牛稠溪諸村、阡陌縱橫，山明水秀、景色宜人，適合假日郊遊、露營好去處，台糖公司南靖糖廠有意配合鹿寮溪水庫闢建為「原始森林遊樂區」係因軍方不願「以地易地」且又徵收墓園附近用地，

116 興建裝甲戰車射擊教練場，將墓園列入射擊危險區，使台糖遊樂區計劃案，以致受阻胎死腹中。

四月五日清明節掃墓全省各墓園都湧入大批上山掃墓的人潮，唯獨顏氏墓園未見後代子孫前往上山掃墓，整座墓園沒有一柱清香、一束鮮花、一張冥紙，儼如一座無主孤墳，令人鼻酸，先賢似乎早已被後人遺忘。

同報紙另有一篇是丘尚英先生報導，請看：

【報載】桃園縣新屋鄉葉姓客家宗親，每年掃墓祭祖子孫逾數千人，今年也不例外，還有遠從美國、巴西及澳洲返台祭祖，六、七千人齊聚，相當壯觀，他們都說，慎終追遠是國人最重視一件事，也是不忘本的觀念。

葉姓宗親來台始祖為葉春日，清朝雍正年間，史料記為西元二七三五年從廣東渡海來台。葉春日生下五子，分別為大榮、大華、大富、大貴、大春，為葉姓宗親來台第一代子孫，由於名字中的榮華富貴春皆為人世美事，也被後代子孫稱為「葉五美公」。

五日如以往一樣，許多葉姓子弟開著車子或挑著祭品前往，新屋鄉永興村大牛欄地區附近的道路都被車子和前往掃墓的葉姓人家，擠的滿滿。



4. 尋墓記

117

看完這篇新聞又重讀一遍直悶悶終日。當即電話向永蘭致謝，次日將剪報影印，寄給沛賢、榮德，商定待榮宗自廣東返台後、一同去嘉義思齊公墓園看看。

榮宗從東莞回來，即自松山三民路開車，來士林接我，再去延平北路，榮德上車後即往苗栗接沛賢，一行四人直奔嘉義水上鄉，因為路線不熟，由榮德探路，少不了東找西問。到了水上警察局，經過指點，向前走，見一座小廟向左走就是思齊路，過了思齊橋就真是「警察說了就算」，我們按指點的路線，找到思齊公的墓園，這才真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感覺，高興的心情難以形容。

墓園是在軍事學地內，據說是砲兵靶場。向衛兵說明來意，並出示身份證件，進到墓園，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思齊公墓前祭拜，行禮如儀，拍照留念。此行雖說不太順利，但能完成任務，也算是十分順利了。同時請沛賢（廣東信益）寫一篇尋墓記，今將該記錄原文抄附如下。

民國九十六年（元 2007 年）四月十一日晨，顏榮宗宗親驅車從台北載嘉德、榮德宗親，由中山高南行到新竹路段，前有車輛發生事故，塞車兩個多小時，到苗栗交流道接我時，已上午十一點，即直奔彰化北斗榮德家，已下午一點多了，略作休息，榮德則領去吃北斗名產肉丸為午餐。再繼續趕往嘉義縣水上鄉尋思齊墓。因路不熟，則邊走邊問，但均無人知悉。後來找到水上派出所詢問員警，他明確指示路線：「從此直行，再上八十二號快速道路，到終點再向東行駛，到某寶塔往右邊道路直行，到無車路時便到了。該墓地在軍事用地內，不知你們能否進去掃墓。」



到達該處已下午三點，有大鐵門深鎖，我們則停車下來。當時衛兵來問我們做什麼事情，我們向他們說明是祭掃顏思齊墓的。衛兵即打電話向上級報告。過了很久來電話答覆：「清明節已過，不能進入。」我們再請他電話說明我們是在大陸經商回來與友人從台北趕來掃墓的，全是榮譽國民身份。衛兵再打通電話後，則由榮宗直接在電話裡向該部隊軍官說明來意。軍官讓我們再等二十分鐘，大約是向上級請示。後來有位少校領三位士官，來到大門迎我們進入。他們車前導，我們車隨後跟進。幾分鐘後路到另一路口，又有拒馬架著大門。停車下來，從側門進入，爬坡道方約百多公尺，抵達一涼亭，就見到思齊公墓了，座北朝南之離坎雲方，是安厝之福地、立有墓碑及紀念碑，字跡均分辨不清。原墓是雜草叢生的荒墓。民國六十九年（公元 1980 年）八月，嘉義縣政府對先民遺迹，作莊嚴的延續，極為重視。從那時開始，每年清明派人清除墓周邊雜草，整理煥然一新。及祭拜，有旗幟上是嘉義縣水上鄉寬仁村守望相助隊，隊長孫秋斛暨全體隊員敬上。同年嘉義縣政府立為古蹟紀念碑，文曰：顏思齊字振泉，福建漳州龍海縣（今為澄海縣），於明朝天啓元年（公元 1621）夏與鄭芝龍等二十八人、往日本德川，謀覆幕府，被人揭秘事泄，思齊率義士乘十三船，開船至臺灣笨港（今北港）定居，鎮撫土番，後來福建漳泉二州聞悉前來有三千餘人。明朝天啓五年（公元 1625 年）思齊率眾人入諸羅山打獵，感染傷寒病故，而運回水上鄉，葬於牛稠埔 307 高地。我們點香焚燒紙錢參拜，並分別在墓前和紀念碑前拍照留念。離開該地時已四點了，趕往新港奉天宮參拜。

該宮於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公元 1966 年）擴建。特於廟前兩側建有樓高五層之思齊閣為紀念，並在北港街市最繁華處建有顏思齊開拓臺灣登陸紀念碑《文曰：古人有言一府二鹿三笨港之民謠，可見北港昔為臺灣之重要門戶矣，在其繁華之初，確是顏思齊拓奠之基。思齊是福建漳州海澄縣

人，明朝天啓元年（公元 1621 年）思齊率眾來台，登陸於北港，築寨以居，鎮撫土番，開拓土地耕耘，擴建部落駐札。那時福建鄉親聞悉，陸續來台三千餘人，益以北港為立足之地方，日趨發達。惜其壯志未酬，於明天啓五年九月（公元 1625 年）一病不起而辭世。其餘黨人承其遺志，繼續由福建移民來臺灣數萬。每人發銀元三兩、五人有捐牛一頭，入台開懇。嘉義縣志引用蓉州文稿中，自顏思齊始信不誤也。為表彰登陸臺灣先驅之偉蹟，特紀念北港，為漢民移居臺灣之發祥聖地也。當時在該紀念塔納涼之老人說，顏思齊確實登陸地點在本縣麥寮鄉，那裏留有顏思齊曾飲用水井及顏厝寮村等。因時已晚，路程也遠，無法趕去探訪，待以後有機會再去探個究竟。又趕赴去朝天宮已經五點了，即趕回彰化北斗。在榮德家稍作休息，看榮宗開車已超過十三小時，太疲憊，改由榮德開車載我們去溪洲羊肉火鍋名店吃晚餐。回到榮德家已十點了。分別沐浴後就寢休息。次晨八點起床梳洗後吃過早餐再去鹿港朝天宮參拜。由於是廟會的關係，來參拜的人很多，車輛不准進入市區。我們只好把車停在郊外，步行邊看表演邊往裏走。到廟門外無法進入廟裏，只好心敬參拜。

又據當地作家顏聖譯被採訪時說，他是否為顏思齊後裔，他也不能確定。他說臺灣寶島之名，是思齊先驅所命名。又說臺灣從唐朝開始至明清二朝，從福建永春來台百家大姓中，顏姓排四十五，分布基隆、台北、彰化、台南下營。紅毛厝村有顏氏宗祠。高雄、台北、澎湖均有顏氏子孫。這次謁尋顏思齊墓園二日行程，若思齊先驅地下有知，庇佑我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是我等永誌難忘也。



120 5. 福建宗親來台尋根

四月十六日，將「尋墓記」連同照片寄請山東顏景剛、臺灣顏武勝、廈門青礁顏建春、顏振來諸位宗長指正。這些資料寄出後，福建宗長反應很快，自四月下旬起接連數次專程來臺灣，除拜祭思齊公墓園外，還到立法院拜訪立法委員顏清標與顏宏全宗親。



以下請看顏水榮宗親撰「廈門青礁顏氏赴台懇親記」此文標題是藍藍碧海情殷殷。

藍藍碧海情殷殷

廈門青礁顏氏赴台懇親記顏水榮

雲海茫茫，波翻浪湧，藍天湛湛，一覽無遺。廈門青礁顏氏赴台懇親團一行所乘的高雄——金門航班穿越了雲層，我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踏上歸途。望著遠逝的高雄港，俯瞰視野賓糊了的寶島輪廓，歷時八天的懇親行，山川形勝，歷歷在目；宗親話語，猶在耳畔：情感交融，脈緒綿綿。悠悠天路遠，遠云的是山川與景物；殷殷宗親情，貼近的是親情與心靈。

懇親紅毛厝

臺灣各地顏氏不下百十支，清季民初，很多人隻身來台，或為軍伕，或為商販，或為工役，居無定所，與祖籍地失去聯繫，經歷了三五代，便無從考其世系。加之日本佔據臺灣五十年，強迫改姓，與其同化，使姓氏在族群中的紐帶遭到斷裂。又眾所周知的原因，海峽兩岸阻隔六十年。

《顏氏的起源與繁衍》稱“今日台灣吾宗多其後裔。”（指青礁肇基祖顏慥）。

我們赴台首程在臺北，當時，臺灣顏氏宗親聯誼會設宴招待。臺灣顏氏宗親聯誼總會會長顏武勝，臺灣顏榮興孝慈善基金會董事長顏四川，《中華民國現代名人錄》上榜的著名畫家顏哲等社會賢達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故人相逢，熱淚盈眶；新朋相識，相見恨晚。“天下無二顏”，“都是十八劃（顏）”，“宗親的活動都是份內事”，這是兩岸宗親發自肺腑的共同心聲。

次日，天剛破曉，宗親顏嘉德、顏榮德、顏正茂、顏永蘭已在我們下榻的松林賓館等候，引導我們的台中、台南行程。

近午時分，我們抵達彰化縣北斗鎮，參拜供奉顏氏入閩先賢顏仁貴的順天廟（臺灣有祖宗靈位與神明合祀的現象，甚者；三教合一，各路神明濟濟一堂）。

“福建的宗親到了”，“堂仔來了”，在順天廟等候多時的彰化宗親歡呼雀躍，雖未謀面，卻如久重逢的親人。宗長、里長、廟會主事、幹事長……悉數在場。參拜後，我們話別彰化宗親，相約晚間再相聚，匆匆上路，駛向台南。

臺灣的顏氏區域上分佈在臺灣南部居多，有同姓聚居的現象。臺灣顏氏人口最多的鄉鎮（市區）是台南縣下營鄉，住有全台 5 · 9% 的顏氏人口，占該縣顏氏總人口約 30—40%。

明崇禎壬申年（1630年），顏慥二十二世裔孫顏世賢由福建東山島來台，喬居永康裏瓦厝廊莊，其後，孫顏文玉、顏文華等六人再遷居紅毛厝。三百八十年的蕞路藍縷，三百八十年的辛勤耕耘，三百八十年的繁衍生息。如今，紅毛厝顏氏已枝繁葉茂，英才輩出，人丁有數千之眾，儼然為台南一大望族。其代表人物有：臺灣美術界泰斗顏水龍，原《自由時報》社社長顏文門，前財政部部長顏慶章，水墨畫家顏聖哲，時任的鄉鎮長有4人，民意代表，各行業的幹事長若干人。在與宗親的交談中，得知紅毛厝精細農業、養殖業、手工業、服務業生機蓬勃。我們所到之處，公園整潔（紅毛厝公園），道路井然，家廟宗祠古意盎然，整個社區呈現一派安和樂利，人壽年豐的景象。

當我們讚歎紅毛厝的地靈人傑時；宗親們笑稱“這都歸益於祖先的智慧，選址家廟的庇佑，廟前原有池塘形如墨硯，池塘南邊有一株木麻黃如毛筆，地理師稱為文筆，顏氏世世代代可培孕出傑出人才。”

下營紅毛厝的顏氏家廟豈止是地理優越，它更是人文瑰寶。紅毛厝顏氏家廟是全臺灣最古老的家廟之一。宗祠神龕中的靈位列有儒家複聖顏回，青礁始祖顏健，九世祖顏希哲，東山始祖顏嘉禎和開台始祖顏世賢等前聖先賢。紅毛厝的顏氏不忘“飲水思源”，“尋根之本”，宗祠的楹聯道出顏氏一脈相承，代代相傳的印記。



“自唐宋來派衍桃源顯澤，為聖賢後道宗魯國遺風”。

“從青礁發源祖德宗功在昔創垂昭百代，分茅港聚族子姓孫支於今俎豆耀千秋”。“開化安仁裏宗傳魯邑，紅毛紹箕裘派衍台疆”。播遷軌跡一目了然。

“龍錫鄉賢文章超出閩邦彥，恩褒名宦聲教覃敷漳郡封”。青礁始祖顏慥興學育才的事蹟，後嗣五代三尚書的榮耀，十八進士的輝煌躍入眼簾。

國不可無史，府不可無志，家不可無譜。下營紅毛厝顏氏的另一瑰寶是擁有一部可追溯五千年歷史的“族譜”。其世系的完整，歷史跨度的久遠是他類族譜中鮮可比擬的。顏成德、顏明煌等五位宗親歷經三十幾年的搜集，整理，顏永燈、顏虎豹宗親極力奔走，多方聯繫，戶政查詢，下營顏氏族譜修訂于1994年順利付梓。

凝望著先祖的墳頭、墓碑，顧盼左右兩側碑文、題記，我們有股熱流於胸間奔湧，在沉靜肅穆的氣氛中，景仰之情，悲壯之氣油然而生。每人手捧一炷清香，並獻上一瓣心香，虔誠禱告；思齊公啊，福建青礁故鄉的子孫看您來了，臺北、彰化、台南的顏氏子孫看您來了。故鄉的親人們深深地記著您，台疆的顏氏子孫們殷殷地懷念您，臺灣的青史已銘記您，都為有您這樣一位“開拓臺灣第一人”而感到無比的榮耀和自豪！

您是顏氏永遠的驕傲！您是故鄉青礁永遠的驕傲！

遙想當年，您親率十三艘大船抵達笨港，開啓了臺灣大開發的序幕。雲林縣北港鎮（原笨港）十字街頭高聳的“顏思齊先生開拓臺灣登陸紀念碑”及碑座四周鐫刻的“開台先驅”、“海甌著績”，“拓港微功”、“顏鄭兩公開拓北港碑記”，不正記載著您的豐功偉績嗎？

遙想當年，您“築寨駐屯”，分別在島上各處大規模墾荒和狩獵。“鎮撫土番”，傳授農業生產技藝，促進了臺灣生產的發展。

遙想當年，您招徠漳泉移民三千餘人，在笨港東南地分作九區，建井字型市街，使其初具城市的雛型。組織運輸，大量進行海上貿易，故有“顏鄭海商集團”之譽。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正當您率眾山海開發，大展宏圖之際，天妒英才，不幸“中道夭折”。臺灣人民不忘您開拓臺灣的功績，尊您為“開台王”。在雲林縣北港鎮建“顏思齊先生開拓臺灣登陸紀念碑”，在嘉義新港建“思齊閣”和“懷笨樓”。

此地雖然青山隱隱，敗葉蕭蕭，但在它處卻永遠找不到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民族文化心理，縱然山川如錦。

安息吧！思齊公，您不會寂寞，也不該寂寞！顏氏子孫將年年為您墳頭添上一掬新土，獻上一束鮮花，點上一炷清香，焚燒一疊冥紙。

帶著思齊公墳頭青草的氣息，帶著“古跡碑”的凝重，帶著“墓亭記”頌詞的自豪，我們拜別了思齊公的長眠之地。

傍晚，我們返回彰化北斗鎮。宗親顏清標不顧剛從澎湖歸來的旅途勞累，欣然與我們歡聚一堂，多次詢問宗親間的活動事宜，並表示要抽出一定的時間，多關心宗親組織的事務，指示特別助理趙先生，對顏氏的事要特別關照。提議臺灣的顏氏子孫能否籌資，將顏思齊墓園向相關部門贖回，便於日後的維護和祭拜。宴會後，清標宗親提議和青礁的宗親合影留念。



一天的旅程一晃而過，八天的收穫永駐心田，八天的感悟，血脈相連。

悠悠藍天兮，追昔先賢開台的足跡；澄澄碧海兮，承載臺灣顏氏宗親的深情厚誼；殷殷宗親兮，年年相約會有期。（未完待續）